



博士论丛

通往人学途中

——休谟人性论研究

黄振定著

**TOWARDS HUMANICS:
A RESEARCH ON
HUME'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湖南教育出版社



博士论丛

通往人学途中

——休谟人性论研究

黄振定著

**TOWARDS HUMANICS:
A RESEARCH ON
HUME'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湖南教育出版社

通往人学途中

——休谟人性论研究

责任编辑:聂乐和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8.875 字数:230,000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55—2450—8/G·2445

定价:13.1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黄振定，男，1950年11月生，江西永新人。1982年江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获文学士学位，1987年江西师范大学西方哲学专业硕士毕业，获硕士学位，1995年武汉大学西方哲学专业博士毕业，获博士学位。自大学一年级在国家级杂志发表哲学译作至今，已正式发表译作30余万字，论文20余篇，审校正式出版的译作、辞书200万字左右，合编英汉词典一部，合作专著一部，个人专著有《理性的回归与迷惘——西方经验论评析》和《通往人学途中——休谟人性论研究》。现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Towards Humanics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s a research on the significance of Hume's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as Humanics. In its comprehensive exposition of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methodology, the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main contents, merits and demerits,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s of Hume'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thesis systematically illuminates that, on the basis of combining the epistemological tradition of modern philosophies, especially that of British Empiricism, and the spirit of emotionalism of the Enlightenment, Hume's philosophy ushered in a thematic turning for Humanics in modern philosophy, insofar as it set forth the program of man as an emotional moral subject. We point out that, such a subject, being emotional moral in essence, commits itself to the working of constant conjunction of sense impressions and ideas, and the customary shifting of mind, which is "naturally necessary" and at the same time merely contingent in expression as mechanical movement. Therefore, man can neither obtain any certain, secure, universal and necessary knowledge, nor enjoy any active freedom in his passions, will, and moral practice, in which he is submitted to the principles of pleasure and utility, and propensity for the benefit and aversion from the harm. After systematic analysis, we believe that that contradiction derives from his unawared nonthoroughgoing sense empiricism, which has a profou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ensuous reduction of intellect-reason and the intellectual employment of sense-passions,

and hence a series of severe oppositions between sense and reason, and humanity and nature, which he solved by naturalization of humanity and natural treatment of Humanics, and thus cut the road towards Humanics. The paper holds that from Kant to Hegel, efforts were made to break through the obstacle, which gave rise to a revolution in methodology, and in the end it is Marx who grasped man's sensuous practice, inherent in which is the original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subject and object, and based on which he fulfilled Hume's uncompleted program of Humanics, and thence opened up broad prospects for Humanics. That is witnessed by the inheritance and reformation of Hume's Humanics by contemporary philosophies.

Key words: sense experience passions reason morality
human nature nature sensuous practice

序

在近代哲学家中，至今还被人们谈论不休的，除了康德之外，就要数休谟了。而在英语世界里，对休谟的研究和推崇还要超过康德，成为了 20 世纪的一大“显学”。个中缘由，固然与休谟平实而又优雅的思想风格有关，但也不能否认，休谟哲学的内涵尽管初看起来不如德国思辨哲学那么深厚，却如同醇酒，越是历经时日，越是后劲十足。

然而，仔细看来，西方现代哲学界对休谟的解读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区。长期以来，休谟哲学被科学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视为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上的教父，这位教父给科学提出的忠告主要就是如何涤除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原罪”。另一方面，“自然主义”的解释者（如 N·K·史密斯，又译“康蒲·斯密”）试图从休谟的人本主义来挖掘其哲学中有生命的东西，但由于他们本身缺乏对人性科学（人学）更深层次的思辨基础，仍然局限于在日常自然经验的水平上讨论问题，他们的讨论便从根本上超不出休谟本人的自我理解，无法从休谟那里开拓出更深刻、更具现代意义的思想契机。至于国内哲学界对休谟的研究，尽管近年来对传统的立足于认识论角度的批判性解释已有所突破，但基本上仍然是将他视为一个“反面教员”，顶多是一个旧教条的冲击者，一个为别的哲学家（例如康德）提供了否定性前提的破坏者，而对其哲学中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成份则极少见到细致深入的、有说服力的分析。我们很难想象，近现代哲学如此学派林立和日新月异，一个叛逆的哲学家如何能单凭其桀骜不驯的反讽而具有 200 多年的

持久影响，难道休谟哲学中就没有什么积极的、肯定性的根基吗？

现在，黄振定副教授的这部著作给我们揭开了这一长期被忽视和掩盖着的谜。本书立足于休谟最主要的著作《人性论》，但一反过去人们仅仅抓住其讨论认识论的前面部分，而忽略后面真正涉及人性根本的部分的做法，而是从整体的人学观点来把握其各部分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了休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在不同意义上互为基础的实际关系和形式上的颠倒结构，并以这一总体理解为突破口，全面展现了感性的人学这种合理基础和知性的认识论框架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作者指出，通常人们认为休谟是个“极端的”经验论者和感觉论者，他的突出之点就在于把感性原则彻底化了；但不论人们是批评这种“极端化”还是赞赏这种“彻底化”，都只是出于对休谟的一种错误评价；其实，休谟的根本失误在作者看来正在于他对经验、感性原则的阐发并不彻底，而是带有近代知性思维的深刻的先天局限性；休谟所理解的感觉、经验无不是预先经过知性加工了的，而与人类真正生动活泼、带有全部丰富内涵的原初感性决不相同。换言之，休谟并未真正实现他想要严格遵行的感性原则。这一崭新的观点相当于在国内外的休谟研究中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它一下子把休谟哲学从狭隘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浅薄的实用主义、自然主义的视野中提升出来，使之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贯通起来，成为了通往人学途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驿站。由这种观点来看休谟，我们就可以明白休谟感觉论的经验主义的真正地位和积极建树了：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休谟未能将自己的感性原则贯彻到底，但他毕竟第一个在知性范围内提出了将感性原则作为人性原则贯彻到底的意向，这一意向标志着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势不可挡地朝着人学方向推进的最内在的原动力，不论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还是现代分析哲学的技术理性，都终于无法掩盖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和暗中的支配作用，而只

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感性学”中它才获得了最具历史深度的完成形式。对休谟哲学的这一新解释是站在现代理解（包括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视野高度对休谟视野的一次重新融合，应当说，它不仅挖掘出了休谟哲学中不自觉地隐含着的合理因素，因而，比休谟本身更理解他自己，而且比起那些仅从字面上诠释休谟的学者来，甚至也是更加符合休谟的本文乃至原意的。因为许多历来被人们视为矛盾而不可理解的提法，在此都迎刃而解，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连贯思想了。

除了内容上的新颖而外，本书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还在于分析和论证上的细腻，这种细腻正与休谟本人文风和思路的著名的细腻相匹配。众所周知，休谟的著作尽管文笔流畅、语言朴实，毫无故弄玄虚的毛病，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他的这部《人性论》并不那么好把握。读者常常会为他行文上的平易所诱惑，误以为他的思想也不值得花大力气去贯通，遇到读不通的地方，便简单地以休谟的“自相矛盾”而置之一旁不加深究，这恰好是许多人不能真正深入休谟思想的内部根据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休谟哲学的思辨性比通常认为的要深沉得多，没有经受过比休谟更强、或至少是与他相当的思辨训练，是很难解得开他那一系列“矛盾”，更难把握到他体系中真正的内在本质的矛盾的。振定原先是研究康德哲学的，在这方面他无疑有其得天独厚的功力。更可贵的是，他在对休谟的研究中处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厌其烦地深入到休谟那一大堆初看起来似无内在联系的命题之中，将思想家的内在逻辑线索如此清晰地梳理了出来，并从更高的立场上对之加以评述。就此而言，本书不仅把目前国内的休谟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同时也一点不比当代西方那些著名的休谟专家们逊色。作者在书中随处展开和西方学者们的广泛而切中实质的对话，证明作者在许多问题上站得比西方学者更高，想得比他们更透，这对于我们做西方学问的中国学者来说，的确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与西方学者相比，我们更

少当代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门户之见，却有经过德国古典哲学的孕育而发展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只要我们善于融会贯通，从本文研究和思想领悟两方面下苦功夫，在西方哲学领域做出中国学者的独特贡献应不是什么奇怪和高不可攀的事。当然，由于本书的主题基本上局限于休谟的《人性论》这部著作，在对休谟整个哲学思想的研究上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是在休谟对待宗教的态度和思想方面未能进一步展开讨论。我们知道，休谟《人性论》中本来有一章专门攻击基督教的“神迹”，于付印时经友人的好心劝说被删去了，后来移到《人类理解研究》一书中才发表，可见《人性论》在体现休谟整个人学观点上并不是没有缺憾的。至于在这以后的《宗教的自然史》和他死后才发表的《自然宗教对话录》，则更是其宗教批判思想的集大成。这些对康德后来批判“理性神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在讨论休谟的人学思想时不能不加以高度重视和通盘考虑的。不过，就作者所论述到的那些无疑是最基本的论题而言，本书显然已做出了值得羡慕的成绩，应向作者致以衷心的祝贺。

我10年前就已经认识振定了，当时他正在做康德哲学的硕士论文。在交谈中我感到他是一个非常踏实、厚道的人，对不同于自己的思想有迅速的领悟力和同情心，对高深的学问有种近乎宗教虔诚的追求。6年后，他又作为先师陈修斋先生的同门弟子来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3年陈先生不幸仙逝，我又承担了具体指导振定的博士论文的任务。在论文写作期间，我与振定经常在一起商讨观点的深化和文章的修改，数易其稿。他每次总是那么虚心和诚恳地倾听我的意见，同时查阅大量外文资料，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个问题。论文在答辩时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得到国内各方面专家的一致赞扬。现在他又将此论文修改、扩充成书出版，我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总算是没有辜负陈先生在天之灵的一片期望，表明陈先生毕生所奉献的事业确实后继有人、繁荣昌盛。

是为序。

邓晓芒

1996年2月28日于珞珈山

前 言

当今的中国乃至世界，物质财富以空前的速度与日俱增，经济利益以压倒一切之势为众望所归，人的造物越来越展示着人的伟力。于是乎，在很多人看来，唯有人造的身外之物才具有真正的价值；相形之下，人自身反倒显得黯然失色。于是乎，“精神文明”的号召，回归“精神家园”的呼唤，应运而生，人们理所当然地以此来找回人自身的价值。但是，更有人独具见解：精神固然是人的基本特征，可单独的精神是抽象的虚无；具有精神的人的价值的确体现于他的造物，但不可忘记，这一体现正说明物之离不开人，人之离不开物，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这种人与物、精神与物质结合的最基本的形式，唯在人的有形的、可感的创造性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实践中；因此，唯有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即精神与物质的本源统一，才既能体现精神的人的根本性质——不断超越自身的无限能动性和创造性，又能说明那似乎与精神对立的物质的一切属人性质；因此，我们要找回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不能舍本求末，而应该返本归真，回到真正作为人的本质的人的感性活动；唯有基于这个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阐发、弘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

这后一种观点显然具有克服前两种观点的片面性的特点，实乃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它的真理性已经并将越来越为人类社会的实践所证实。它在实践方面提出的任务是，如何在实际工作生活中贯彻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的统一；在理论方面，则还有一个真正认清这种统一，甚至从哲学的高度深刻阐明这种统一的问题。而上述两种片面性的观点，又正说明这一理论认识的课题具有非常

现实的意义。

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无疑在这方面赋有重大的使命。西方哲学史是马克思主义连同他的关于人的本质学说的直接土壤；但是，马克思主义究竟从中批判地吸取了哪些成果和经验教训以建立他的“人学”，这恐怕是个远未完成的题目。这方面的探讨，对于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意义自不待言，仅就西方哲学史研究本身而论，也极有必要。西方许多哲学家，比如休谟，曾明确提出人学的主题——休谟称之为“人性论”或“人性科学”。对休谟，国内外已有很多讨论他的“人性论”的文章和专著；但围绕他的“人性”即人的本质的主题，立足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对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作历史的贯穿，特别是结合其后以至现代的影响作系统的研究，还似乎做得不够。本文不敢妄称“系统”、“全面”，而只想以一己之见有助于人学探索的发展。

我之所以选择休谟，不仅出于前述的考虑，更因为在我看来，他的理论本身在西方哲学通往人学的途中确实具有令人瞩目的地位。以往我国的西哲学研究，较多地专注于他的认识论、“彻底”经验论、怀疑论，对他的人性论则多半局限于一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或仅对之作孤立的讨论。至于国外对休谟哲学的研究，大致说来先后有3种主要看法：一是强调他的感觉经验主义的怀疑论并基本持否定态度（以与休谟同时代的苏格兰常识派哲学家托马斯·锐德〔Thomas Reid 1710—1796〕及康德、黑格尔为代表）；二是抓住他的“彻底”经验论的反形而上学观点并加以继承和发挥（以现代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为代表）；三是既不讲休谟的怀疑论也不讲他的反形而上学，而是对他的感觉经验论作一番自然主义的解释（以英国哲学家和著名哲学史家N·K·史密斯〔Norman Kemp Smith 1872—?〕为代表）。^①这些观点和态

^① N·K·史密斯著有《大卫·休谟的哲学》（英文版，Macmillan，1941）一书，对休谟哲学的研究自成一派，影响至今。

度当然各有得失，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的重大的缺陷是未能把握休谟哲学之作为“人性科学”、“人学”的根本。我们特别注意到，有位名叫B·斯丘德(Barry Stroud)的当代美国休谟研究专家，1977年发表了一部论休谟的专著（题为《休谟》），与众不同地强调了休谟哲学的人性科学意义，称休谟“恰恰以比方说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所用的方式提出了一种普遍的人性理论”；^①但他完全是沿用N·K·史密斯的自然主义去解说休谟的人学，有着明显的非批判的和自身经验论的局限性。与上述各家观点不同，我们在此想证明的是，休谟的人性论确立的是情感道德的核心，而他的认识论则根源于并服务于这个核心；并且在他将认识论应用于解决这个核心问题时，最明显地暴露了他的认识论本身的内在矛盾：感觉经验论原则的不彻底性——对知性原则的感性化解和对感性原则的知性运用的矛盾，因此他既把握不了认识的知性本质、陷入怀疑，也更把握不了整个人的感性本质，反倒最终堵塞了探索人的本质的道路；于是这种貌似彻底的经验论，引起了先验唯心主义的对抗、科学主义的效仿、现代人本主义的暗合。事实证明他们都走上了人学探索的歧途。马克思正是在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抓住了休谟经验论的不彻底性，将其有着合理因素的感性原则改造为人的感性活动，从而使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达到了彻底的本源的辩证统一，并使人的本质得到了真正科学的阐明。这些便是本书的题旨。

^① B·斯丘德：《休谟》（英文版，Routledge & Kegan Paul，1991），第4页。

目 录

序	邓晓芒 (1)
前言	(1)
现实生活提出了人学的课题——理论研究的必要性——选择 休谟人性论的理由	
第一章 休谟的人学构想	(1)
第一节 休谟人学构想的理论背景	(1)
一 近代认识论背景	(1)
理性认识主体——忽略情感、意志、欲望和对对象的占有——“发展对立”和“消除对立”的任务	
二 英国经验论背景	(5)
感性经验——知性经验——感性经验——知性分析的抽象 经验——洛克的明确矛盾——休谟“完成洛克主义”	
三 启蒙运动背景	(9)
“自然理性”——人的“自然本性”：卢梭的情感主义 ——哈奇森的“道德感”——休谟立足于情感道德的 “人的科学”	
第二节 休谟人学的方法论武器	(13)
一 科学主义	(13)
培根牛顿偏重经验归纳的知性分析——科学地考察精神现象的困难——理性消溶于经验又作为外在的方法论原则	
二 “健全理智”	(19)
进一步反“天赋观念”的“彻底”经验论——基于可靠经验基础的“健全理智”——对理性的限制和束缚	

——矛盾的彻底尖锐化

三 实在论 (23)

经验、实在、人性、自然的同一——基于自然原则看待
人的精神——以人本主义为前提的自然主义

第三节 休谟人学的结构 (28)

以情感道德为人性的核心又以知性认识论为基础——
早于康德开始了哲学主题的转向——但因停留于知性
分析的不彻底的感性原则而堵塞了人学之路

第二章 休谟人性论的基础——感觉经验论的认识论 (36)

第一节 知觉观念论 (36)

一 印象和观念只有感觉强弱的区别 (38)

“一切观念都起源于印象”是“人性科学的第一条原则”——其要义是印象和观念“精确类似”、二者只有感觉强弱之别——休谟不知这一标准的超认识论价值——外加知性的普遍联系原则以克服其不确定性

二 印象和观念的简单原子性及其复合 (43)

模糊一片的知觉与其简单各别的原子性和不可分性——感觉外衣下的知性抽象——复合观念只能是感觉心理想象的任意联结或外在的机械联系

三 印象和观念之作为对象和心灵表象 (49)

印象和观念作为直接前提和唯一实在的双重表象意义——这是优于前人的直接从认识论的统一出发——结果却只能是反认识论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将对象一开始就置于主体认识活动中的感觉本源性与其肤浅的知性定位

第二节 因果必然性 (56)

一 想象的双重属性 (56)

想象的无限自由与魔术般不可理解性——“恒常的”知性思维与“不规则的”感觉心理——两方面可以“互相协助”——因果推论归结为印象观念的恒常会合和心理的习惯性推移

二 习惯性联想 (59)

恒常会合与习惯性联想的一致性——心灵的“习惯”也是“自然的一条原则”——不规则性也是“自然的必然”——知性通则与想象的无常只有“概然性程度之别”——否定了外来限制的因果必然性，暗示了“想象的飞跃”的精神能动性——“固守知性的原则”与斥责“浅薄的”想象——回到“自然的生活”暴露了生活与哲学的根本割裂

三 知性或普遍联系原则 (63)

知性独特地位的保留——因果关系概念似乎具有高于感性的确定性——有原则又不迷信原则，基于感觉又不陷入狂信——这种明智的认识态度与感觉主义的无标准——因果关系概念并非真正的理性抽象，感性失去了内部的支撑——讥笑彻底的怀疑论与视因果必然性为不可知的“隐秘性质”或“理性的神奇力量”

四 必然性与偶然性 (68)

“自然的绝对必然”化归为印象观念随机碰撞的偶然性=机械必然性——与霍布斯殊途同归——要害是必然与偶然之间“并无任何中介”即毫无质的区别——真正的超越的必然性（自由）被推到了感觉经验之外

第三节 怀疑论 (71)

一 怀疑论的认识论意义 (72)

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心灵、上帝）都是心灵的虚构——证明了唯理论和经验论都因知性分析的局限性而无法树立理性认识主体——进而肯定了自我、人格同一性的情感道德意义——但休谟自己囿于有限的知性和感性的无常而否认了知性和感性的能动性——问题还是感觉经验论与真正彻底的“自然的生活”的对立

二 怀疑论的人学意义 (80)

论证了情感、意志和道德实践高于理性认识的人本主义主题——优于卢梭、直接启发康德的最根本的积极